

東文選

七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73)
函號	1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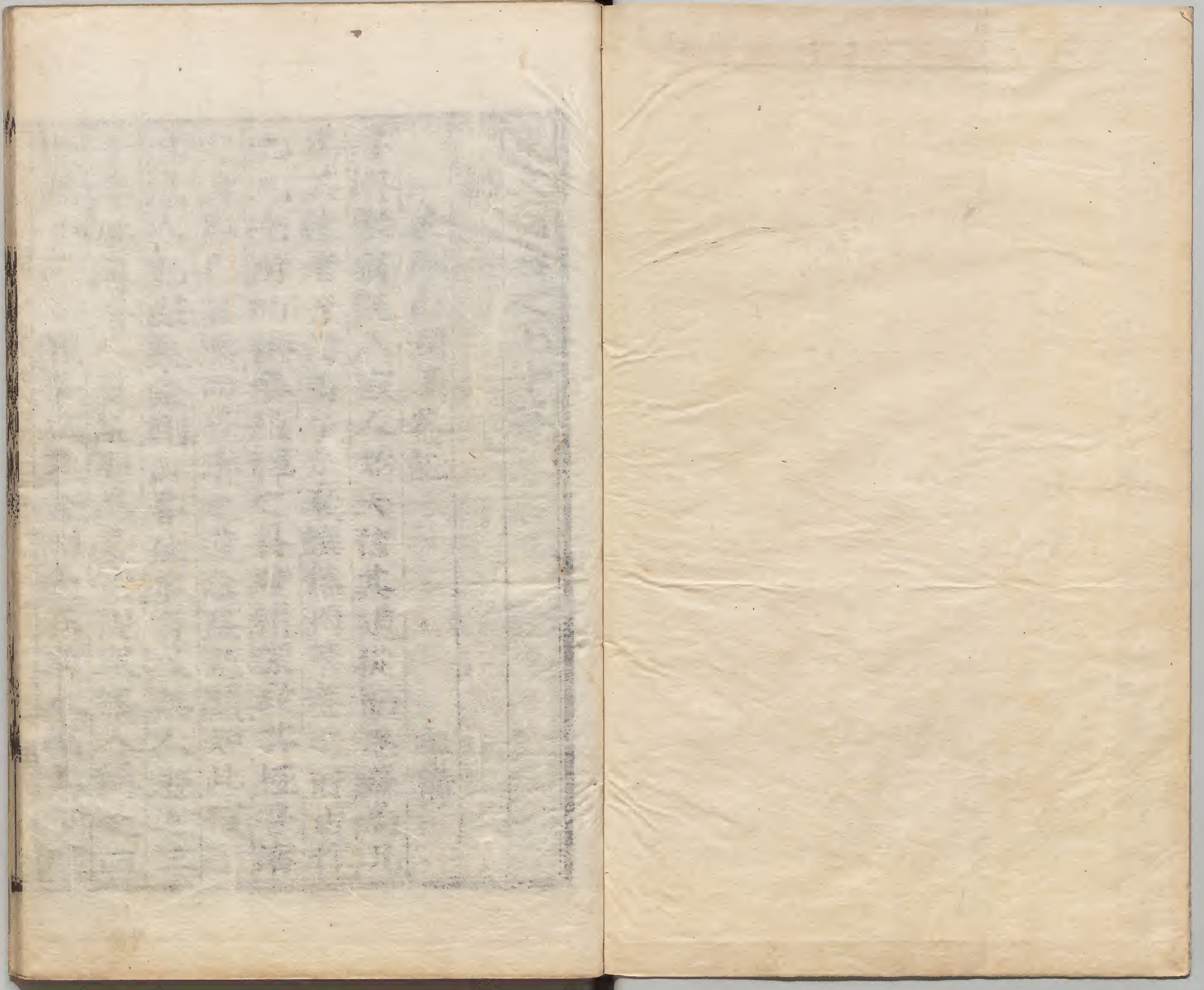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七十三

記

金剛山潤筆菴記

李穡

普濟懶翁既入寂人始大信其道從而思慕焉况
爲其徒者乎韓山子奉教撰銘潤筆菴之所由作
也凡七所而供養坐禪之具皆精潔致其極普濟
之身雖已冥漠而普濟之道愈益光顯如此信乎
其感人也深矣金剛山善住菴有屋無人者近三
十年普濟居一夏累石爲臺俯視衆峯入稱之曰
懶翁臺而香爐峯在東金剛臺在南水流其下而

環合之如城懶翁游天下徧觀山川入金剛山菴
居如蜂房而獨於此結制其必有所取矣志林粲
如志玉信元覺鋒謀所以致敬懶翁則垂其象朝
夕香火飯僧十五人作佛事坐禪求悟道人皆
欲爲懶翁而奔走餘隙則思惟話頭不置可謂有
志者矣今以什器不足來京緣化且求記懸之屋
壁以告後之人又曰坐禪千日會已於去歲三月
三日起始矣終而復始後來者之事願併記之予
曰善乎林等之是舉也雖歷墨劫千日復千日猶
如一日人而得道而去者何可勝記哉擅越名氏

具錄如左已未閏五月日記

枕流亭記

廉東亭之在謫中也內徙川寧縣築亭跨水偃息
其上因取漱石枕流之語以表之既還請予記予
曰東亭遇知先王黑頭拜相所以圖報於今上復
何言哉言不避嫌事不辭難黯闇汚濁之茹納震
撼擊撞之鎮定勁氣沮金石忠誠動鬼神可謂確
乎其不可拔矣雖曰竄逐于外完肌膚全性命山
水之樂適償所願則上之所以保全之其恩如天
矣是宜食息不敢忘所以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

也何名亭之反於此耶將洗其耳不願世事之聞
歟將潔其身不欲塵累之及歟東亭曰不然夫水
之性清者也其氣觸乎人則徹骨而寒矣心之昏
濁於是乎澄明心之擾亂於是乎靜定可以事上
帝可以格四靈是以天一生水而爲五行之長而
萬物之所以蕃皆水之功也今人朝暮扣人之門
戶求水火何也一日不可無也一日無則人不得
以保其生水之功大矣其曰枕之者親之耳非有
他也此吾之有取也幸子畢其說予嘗聞天地閒
水爲大故地在水上爲水所載則凡有形色生聚

於兩閒者皆枕乎水矣獨人乎哉今夫山巍然大
矣上極乎天禽獸草木依之以生雖有雨露之養
苟非水氣通乎其閒將何以遂其生哉太華峯頭
玉井蓮是已况乎平原鉅野斷麓平林其水之出
也勢也是則人之所居非水無地人之所食非水
無物水之與人蓋不可須臾之離也明矣東亭居
移養移識高一世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患難則
行乎患難蓋其自得者深矣吾知夫雲散月出水
流風生東亭翛然遺世而獨立尚何富貴患難之
有動於其心哉則斯亭也天所以益厚東亭也均

施四方使吾民滌煩熱通精神蹈舞上德則在乎
天矣是爲記

萱庭記

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忘憂草也字
書釋萱亦曰忘憂草也諉之言忘忘其憂也萱之
從宣宣其鬱也有鬱于心而宣之則通有憂于心
而忘之則樂樂則順乎親而親亦樂通則通于天
地而天地以平天地之平父母之樂堯舜時雍之
理所以不可及也求其理之所在則著於象求其
象之所在則見乎萱一物微矣一字末矣而天理

人情之昭著政體國風之關係予嘗讀而玩之思
與同志講之久矣一日門生廉廷秀字民望來曰
吾伯氏號其居曰菊坡仲氏號其居曰東亭予以
不肖僥倖科第三子之故援例廩母吾兄弟三人
同氣同心凡所以居與勸也相觀相責惟善之歸
竊不自量將以萱庭號吾所居願先生略述其義
予故引詩而略訓其字重爲告曰天地氣也人與
物受是氣以生分群聚類流濕就燥外若紛揉而
內實秩然粲然倫理未嘗紊也士君子少也讀書
而格物則天下之事理致其明壯也事君而理物

則天下之事理歸于平蕩蕩也何累於吾氣愉愉也何傷於吾心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夫豈有一毫之齟齬於其間哉民望年甚少學甚富又與當世文士游習坎之大象著矣是以志之篤而不入於汗漫行之力而不馳於虛遠反而求之心無所憂無所鬱惟以事天地事父母而移之於君直欲使嘉禾朱草遍于田野其操心可謂遠矣首章不云乎伯兮伯兮邦之桀兮邦之桀非有他才德也順乎父母通乎天地身親見堯舜之理而已民望勉諸

天寶山檜巖寺修造記

檜巖住持倫絕礪嘗語穡曰普濟既寂浮屠銘立石矣寺之功宜錄始末以彰普濟所以區區是寺之意於無窮亦惟子是托耳幸無讓予曰諾未幾門人覺田又來曰吾師既逝矣吾徒皆散而四方矣寺之得如前日未可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道非世之所能重輕也然寺之興替在乎後之人吾徒之能振否也又不可以前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肇功於此其指畫之地坐立之所猶夫前日也而音聲容兒之邈然吾師之闡法於此其祝禱

之規棒喝之風猶夫前日也而威儀號令之索爾
院宇之闐寂香火之蕭條江月之境平沈於野霧
矣雖然佛性在人後生可畏安知他日不有青出
於藍者哉此吾徒之所以自慰也第念是寺鐵山
書額於前指空量地於後其山水之形宛同西竺
蘭陀之寺又指空之所自言也其爲福地蓋甚明
矣後之人或不知此指爲新造撤而去之則普濟
門人所以劬躬締羨之意磨滅而不傳田也竊悲
焉敢以圖來惟先生筆之予案普光殿五間面南
殿之後說法殿五間又其後舍利殿一間又其後

正廳三間廳之東西方丈二所各三楹東方丈之
東羅漢殿三間西方丈之西大藏殿三間入室寮
在東方丈之前面西侍者寮在西方丈之前面東
說法殿之西曰祖師殿又其西曰首座寮說法殿
之東曰影堂又其東曰書記寮皆面南影堂之南
面西曰香火寮祖師殿之南面東曰知藏寮普光
殿之東少南曰旃檀林東雲集面西西雲集面東
東雲集之東曰東把針面西西雲集之西曰西把
針面東穿廊三間接西僧堂直普光殿正門三間
門之東廊六間接東客室之南門之西悅衆寮七

閒折而北七閒曰東寮正門之東面西五閒東客
室其西面東五閒曰西客室悅衆寮之南曰觀音
殿其西面東五閒曰浴室副寺寮之東曰彌陀殿
都寺寮五閒面南其東曰庫樓其南曰心廊七閒
接彌陀殿其北曰醬庫十四閒庫樓之東十一閒
庫有門從樓而東四閒又折而北六閒又折而西
二閒缺其西直正門少東曰鐘樓三閒樓之南五
閒曰沙門樓之西面東曰接客廳樓之東北向知
賓寮接客之南面東曰養老房知賓之東面西曰
典座寮折而東七閒曰香積殿殿之東庫樓之南

曰園頭寮三閒面西殿之南四閒曰馬廐凡爲屋
二百六十二閒凡佛軀十五尺者七觀音十尺覺
田所化也宏壯羨麗甲于東國遊覽江湖行遍者
皆曰雖中國未之多見非誇言也予素不樂釋氏
然玄陵嘗師師故敬慕之不敢置况奉旨撰銘獲
詳師之平生尤知其非常人也造佛造塔片無功
德於師之道非所論也絕碣之請覺田之勤不可
以虛辱故問其功役終始則以某年某月對予曰
能哉何其成之易也非師之道能有以動人之心
而師之弟子又有幹事之才疇克至此哉雖然創

基垂統爲可繼者君子也不顧其後不量其器縱
吾之欲以極其侈君子鄙之雖然師既有前知之
明普濟之願安知道場當益興而不少替乎予是
以樂爲之記

五冠山興聖寺轉藏法會記

京城艮隅天磨山之巽地鼓岩之兌方有峯五焉
聚而圍之望之若一故號五冠取其形也又其竒
勝足冠三韓諸山故也貞和公主之考曰寶育實
居之我太祖之曾祖作帝建之外大父也太祖化
家爲國捨家爲寺名曰崇福觀其額可知已厥後

燬于兵未遑修造久矣敬孝大王志在追遠凡於
祖宗所立法度悉皆修明至於寺院完舊增新無
不如意乃曰貞和之所居后妃宜盡心焉由是魯
國公主自爲功德主屋宇錢糧悉新悉贍迺化大
藏函藏標識秩然粲然未幾公主薨又置公主考
妣之真時節致祭終玄陵之世益豐無替蔚然爲
大叢林矣今住持大禪師曰乃明者曹溪之老也
走侍者佛惠求記曰本寺爲魯國轉藏者已三會
矣其功德之勝窮劫難於口宣將版而懸之以示
將來子秉筆與雲水僧作文詞不少靳矧蒙先王

恩不淺必樂於記此吾所以不躬造薄於禮而豐其求者亦惟仗先王之威靈知子之篤於追慕必不辭也予曰吾聞明師年今六十七矣住持是寺十一年其遇先王之知亦不淺矣朝夕拈香以追先王魯國魯國之考妣滌往愆崇來吉不卜而可知也是不負先王之心矣使朝夕之臣皆如明師之爲無負先王也豈不幸哉稽日夜望之故喜爲之記戊午正月

砥平縣彌智山竹杖菴重營記

釋覺照踵門請曰砥平龍門山世所知也其名則

曰彌智舊有菴曰開現居其菴而悟道者失其名得君王竹杖之賜因額曰竹杖山中人相傳如此菴在山中據高如在上院在臍則菴之爽塏出林巒蒼翠之表俯視雉岳驪江如在掌中而近峯低揖環列左右秀拔溫藉可愛可玩四時之景晦明變化又不在言矣面壁心灰情境俱泯偏而沉寂學者患之出定之際聳袂軒眉片雲飛鳥一碧萬里山屏江練左映右帶眼界廓然心源瑩然疑網絕業障滅譬之病不能行者如杖而起行而無力者如杖而徒則因境心生因心道顯而於所

以用力之地自有默契者矣而况竹之虛中迎刃而解者乎此照之所以重營是菴也又曰照之始有志於此也無因無助適柳代言室元氏至山中照即告之夫人欣然自爲功德主用丁巳春三月始工訖於秋七月丹雘於九月落成於十月雖爲屋三間而佛居中僧居左右與大叢林何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則僧家之多寡屋舍之大小有非吾輩所論矣願先生賜一言以記予曰照也空華人世旣以身入法矣宜求乾栗馱於其心以爲金剛不壞之地如此其急也夫一坐

具地視三千大千世界則大小自定也然三千大千世界之起滅又不出於方寸之心求方寸心又當於一坐具地得之則一坐具地何可少哉此韓山子之所以爲之記也後之讀者幸無譏焉己未五月日記

驪江縣神勒寺普濟舍利石鐘記

普濟之示寂于驪興神勒寺也靈異赫然疑者釋信者益奮謀所以起敬於千載之下則堂而垂其像鐘而膺舍利蓋無所不至矣曰覺信者實幹石鐘而曰覺珠者求燕石將載其事而徵記於穡曰

廉政堂在川寧往來吾寺珠告其故公欣然曰吾
如京當爲上人請一言於韓山子韓山子必不讓
矣願先生賜之言予曰江月軒普濟之所居也普
濟之身既火之矣而江與月猶夫前日也今神勒
臨長江石鐘峙焉月出則影倒于江天光水色燈
影篆香交集于其中所謂江月軒雖歷墨劫如普
濟之生存也今夫普濟舍利散而之四方或在崔
嵬雲霧之中或在閭閻烟塵之內或頂而馳或臂
而宿其所以奉持之者比之普濟生存之日不啻
十倍加矣况神勒爲入寂之地宜珠師之盡心於

舍利也神勒寺由普濟大闢道場將末世不墜石
鐘之固非獨與神勒爲終始又將與此江此月爲
無窮矣嗚呼空華非瞥墨劫非闕理也而世則有
成壞焉世界雖有成壞而人性自若也普濟之舍
利將與世界有成壞歟將與人性爲自若歟雖愚
夫愚婦亦知所擇矣後之禮舍利者歆普濟之高
風歸而求之其心則始可以報普濟之恩矣不然
普濟之道也自道也於我何哉是爲記

陽軒記

龜城府院君金公事天曆皇帝讀書奎章閣盱江

揭文安公時爲講官閣下金公事之盡弟子禮時
就所寓質問奧義遂得通經史習詩章其後至正
皇帝厚待以禮累遷至章佩大卿職親地禁紈綺
膏粱之與居而脫然去華靡事樂與儒雅搢紳游
或良晨美景招呼謳歌更唱迭和陶冶性情詩之
興味得之深矣直宿之餘每念父母則請于上上
特爲降香馳駟而歸者至于再三詣金剛山祝聖
壽畢則舉酒高堂壽父母父母歡然惟公之喜庭
闈之間和氣藹然人至今稱之以公之風流閑雅
也前輩碩儒多從之游我先君稼亭公亦其一也

至於忠義去就大節亦不輕以趨時如玄陵已丑
之屈守志不變固已出於衆人可謂君子矣由是
玄陵愛重之則其讀書所得之深又可知也今之
居川寧縣也有山而可登有水而可臨杖屨往來
又有廉東亭之難得也當其一時吟風嘯月傲睨
天地之間前日之繁華浩穰人物之盛揖讓周旋
禮度之懿蓋已消磨於念慮恍惚於夢寐無復纖
毫之餘雖迺叟之獨樂無以過之詩之所謂君子
陽陽蓋隱於小官者也公則隱於山青水綠之境
蓋其迹異而心同矣東亭旣還朝每見予稱公不

置且以公之言請記陽軒金公父執也義不可辭
然病久不能盡其義姑以一說復之陽君子也陰
小人也易六十四卦無非扶陽而抑陰者也所以
長君子之道也聖人垂世大訓如此則其所以抑
陰而消小人也深矣懽欣懽懽陽類也深刻慘戚
陰類也第以予所識者言之病餘起遲負暄簷下
體舒氣行神清志固其樂也有非言之可盡嘗以
古人獻君之說自驗誠有味焉矧今遼塞夏雪金
公思獻之心何日而已哉惜乎吾髮亦白其半而
况公乎請以此塞責如何東亭曰可矣止矣遂書

以爲記

陽村記

陽村吾門生永嘉權近之自號也近之言曰近也
在先生之門年最少學最下然所慕而跂之者近
而之遠也故字曰可遠天下之近而又遠者求之
內曰誠求之外曰陽誠惟君子然後踐之若夫陽
也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春而溫夏而可畏秋而
燥冬而復乎溫歲功得以成民生得以遂近竊自
謂聖人之化成人材也亦如此詩書禮樂之教皆
所以順乎天時矣而仲尼則嘗曰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蓋仲尼猶天地也猶日月也廣大而無
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照物乎其間者形形色色
呈露靡遺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
也尚何幽隱之有哉雖其陰險邪類亦皆無所遁
其情則夫子之無所不知無所不化昭昭乎其明
也浩浩乎其大也浴沂風詠之流猶足以知和氣
流行與唐虞氣象無異則其時雨化之者發榮滋
長復何言哉嗟夫仲尼爲天地爲日月於從游三
千速肖七十之間者皆陽道之發見昭著者也而
見而知之者甚寡曾子子思幸而著書至於今日

濂洛之說行然後學者讀其書如游仲尼之天地
如見仲尼之日月秦漢以來陰翳否塞泯泯昏昏
幾於鬼蜮者如清風之興而掃之無跡何其快哉
十月無陽矣然謂之陽月者聖人之意也觀乎碩
果不食之訓則聖人扶陽也至矣春秋聖人志也
麟陽物也而見獲聖人傷之甚故作春秋書春王
正月釋之者曰大一統也嗚呼士生斯世不遇則
已遇則佐天子大一統布四海陽春焉而已耳若
余也老矣復何望哉可遠其思所以自號而益勉
之哉勉之當如何必有誠始己未春三月癸酉記

葵軒記

求嘉權希顏吾所愛敬者也清而不苟異和而不苟同立于朝久矣未獲施其志取葵花向日之語題其軒曰葵請予記予則義不辭從而誦所聞曰夫理無形也寓於物物之象也理之著也是故龍圖龜書聖人之所則而著草之生所以盡陰陽竒耦之變而爲萬世開物成務之宗則雖細物何可少哉如近世觀梅之學亦本於此觸類而長焉可已也是以希顏之曾大父文正公道德文章式百寮號其所居曰菊齋大父昌和公功名富貴冠諸

君號其所居曰松齋而尊公腰萬戶之符踞外戚之勢作樓于崇教里蓮池之傍額曰雲錦樂其親以及宗族益齋文忠公爲之記吁盛矣今希顏之取於葵也蓋家法也葵之爲物傳於春秋涑水先生又取之著于詩葵之遇也大矣水陸草木之花甚蕃獨葵也能衛足焉則知也能向日焉則忠也君子之有取焉者豈徒然哉霜露零而菊黃冰雪盛而松青風雨離披而蓮香益清大陽照耀而葵心必傾其異於尋常草木也遠矣孰不愛而敬之哉菊也隱逸松也節義蓮也君子葵也智矣忠矣

胡然而萃乎一家哉祖子孫相繼奕世所取以自表者如此權氏之不與尋常草木同腐焉者亦明矣垂耀士林敷華王國可矣也請志之丁巳臘月記

菊澗記

同年朴兵部在中扁其所居曰菊澗求予記予曰菊花之隱者也澗水之幽者也隱必乎幽幽必乎隱蓋其氣類也在中與吾既釋褐入玉堂歷錦省凡士大夫之所歆艷者皆受而不小辭焉在其有慕於隱乎哉在中氣秀而明質美而清高爽之志

閑雅之容如良金粹玉輝山潤海鳥在其有近於幽乎哉然其所取也如是必其所好也無疑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德性之所使然也在中之得於心者必有所在其所以表之居室者不得不如此在中孝于親養志是急其仕也將以榮其親也非圖榮其身也在中修其身明德是務其所以文其言也將以顯其道也非圖顯其身也是則孝親而已身則志乎隱逸明德而已身則志乎幽閑非功名富貴之所浼也明矣一旦逢辰進居喉舌之司遷掌爪牙之士所以養親之志遂矣豈徒榮華其

東文選七十三
身者所可比哉而况登山臨水遇物興懷立壑之
姿烟霞之想固有所不可得而掩者宜乎自扁其
居之若是也予也近於牡丹矣近乎潢潦矣今富
貴之足羞况神明之奚薦瞻望菊澗竊自恥焉雖
然天地本一氣也山河草木本一氣也豈可輕重
於其間哉嗚呼此可與在中道之庚申夏四月記

梁州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

洪武十二年己未秋八月廿又四日南山宗通度
寺住持圓通無礙辯智大師沙門臣月松奉其寺
歷代所藏慈藏八中國所得釋迦如來頂骨一舍

利四毗羅金點袈娑一菩提樹葉若干至京謁門
下評理李得芬曰月松自歲乙卯蒙上恩住是寺
歲丁巳四月倭賊來其意欲得舍利也審之深又
恐其掘發也負之而走今年閏五月十五日賊又
來又負之登寺之後岡翳榛莽聞賊語曰住持安
在舍利安在榜掠寺奴鞠之急會天黑雨又不止
無追者踰山至彥陽明日遇寺奴持吾馬相持泣
欲還賊未退適新任持將至無所安厝遂奉以來
李公有微恙厯客聞舍利至躍然起曰舍利至吾
家乎慶幸之極身已平復矣將入白于內會張氏

之難作不果者一月贊成事臣睦仁古商議臣洪
求通啓于上前太后謹妃皆致敬瞻禮而太后又
施銀盃寶珠命內侍叅官朴乙生奉安于松林寺
李公重修是寺設落成會故也國中檀越無問貴
賤智愚奔波禱舍利分身李公得三枚永昌君瑜
得三枚尹侍中桓得十五枚檜城君黃裳之夫人
趙氏得三十餘枚天磨山諸衲子得三枚聖居山
諸衲子得四枚黃檜城親得一枚月松適出檀越
來乞舍利而去月松不盡知也明年六月十九日
李公來語臣穡曰往者在江南牢獄捶楚間願得

生還親禮本國名山通度實在目中及歸玄陵特
降香命得芬躬詣各處行禮至通度乞舍利得六
枚得芬於舍利謂之無緣不可也舍利之在通度
也自新羅善德大王朝入國家以來又將五百年
未嘗一至松京也主上殿下臨御之初臣等備貧
之際月松師奉舍利而至其非偶然也明矣得芬
告于上上曰其今領藝文臣穡具書之得芬是以
來臣穡從月松師徵其事繼書李公語題其目曰
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是月卅一日記

趙氏林亭記

平壤趙氏自貞肅公佐忠烈王事元世祖蔚爲元
臣諸子皆大官二子忠肅公尤爲厚重君子至今
稱道不置其子判書公以病乞安養于平州之南
缺峯之東其子兄弟侍側以奉朝夕此趙氏林亭
所由作也趙氏之仲子通禮門判官名琬者來曰
吾父母卜居于此蓋有年矣屋廬之苟完饗殮之
苟給蓋自吾舅氏思菴公淪喪之後雖所以自奉
者淡乎其無復遺味忘其形以忘于世樂於身以
樂于心所以送餘年庇後昆者粗得其道而吾兄
弟怡怡愉愉扇枕於其中其樂又如何也方其夏

景舒敷山光水氣沉浸於上下雨意雲容變化於
朝夕所以樂吾親之心又天之所以玉成於趙氏
也吾兄弟者實快於心然不可以宣之口又不筆
之將無以廣吾孝思林亭之作將與逃賦而入山
之深邀名而標境之勝者無以異矣請先生記之
予曰凡君子之養其親有心志口體之異若趙氏
兄弟蓋兼之矣平之爲州近於京邑士大夫置別
墅者多矣往來之便仕已之同也官事稍簡或休
暇之際匹馬而往豈獨林亭娛親之可述其道途
吟詠風景之美兄弟當自得之又深矣予也病也

足不出門者數年矣故於趙氏兄弟尤爲歆艷焉
故於末略及之伯氏名瑚吾門生也

養真齋記

養真齋前安東大都護姜公之所居也公卧病久
矣託其外弟金壯元純仲求予記予蓋先公而病
者今雖起尚無力或時時酸痛相攻莫能興然後
職于朝揚揚入都堂數月而罷則於病之作也已
也知其味者僕而已宜乎公之不托於當世之能
言者而求之於僕也夫人之受是氣以生也乾健
坤順而已矣分而言之則水火木金土而已矣求

其陽奇陰耦陽變陰化之原則歸於無極之真而
已矣無極之真難乎名言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無極之所在乎故周子作大極圖亦曰無
極而太極蓋所以贊大極之一無極耳在天則渾
然而已發風動雷之前也在人則寂然而已應事
接物之前也發風動雷而渾然者無小變則應事
接物而寂然者當如何哉譬之鏡妍媸在乎物而
鏡則無迹曷嘗以照物之故爲物所汙哉是知人
之生旣真矣惟大人者不失之故能爲大人耳非
大人之從外得也事君盡禮非諂也真也辭疾出

弔非詐也真也今也私勝而不已用術以相傾用
奸以自植反致求全之毀者累累有之其作偽不
曰日拙乎姜公雖病能以養真扁其齋則其不誘
於物斷可知矣予也口耳之學耳所以養心之術
非不知也而莫能行鄒國有言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請以寡欲爲養真第一義庚申七月朔記

六友堂記

永嘉金敬之氏名其堂曰四友蓋取康節先生雪
月風花也請予說其義予不願學也且無暇未之
應久矣其在驪興也以書來曰今之在吾母家也

江山之勝慰吾於朝夕非獨雪月風花而已故益
之以江山曰六友先生其有以教之予曰吾之衰
病也以天時變于上吾憊然而已地理墮于下吾
冥然而已康節之學深於數者也今雖以江山冠
之示不康節同然易之六龍六虛爲康節之學之
所從出則是亦歸於康節而已雖然既曰不願學
則舍是豈無言乎曰山吾仁者所樂也見山則存
吾仁水吾智者所樂也見江則存吾智雪之壓冬
溫保吾氣之中也月之生夜明保吾體之寧也風
有八方各以時至則吾之無妄作也花有四時各

以類聚則吾之無失序也又况敬之氏宵中洒落
無一點塵滓又其所居山明水綠謂之明鏡錦屏
無忝也哉雪也在孤舟蓑笠爲益佳月也在高
樓樽酒爲益佳風在釣絲則其清也益清花在書
榻則其幽也益幽四時之勝各極其極以經緯乎
江山之間敬之氏侍側餘隙舟乎江儒乎山數落
花立清風踏雪尋僧對月招客四時之樂亦極其
極矣敬之氏其獨步一世者哉友同志也尚友乎
古則古之人不可以一二計求友乎今則如吾儕
者亦豈少哉然敬之氏所取如此敬之氏其獨步
友也哉於是作六友堂記

一世者哉雖然天地父母也物吾與也何往而非
友哉又况大畜之山習坎之水講習多識真吾益
友也哉於是作六友堂記

東文選卷之七十三

